

## 第五章 洋行大班

根據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的告發，沃爾夫船長決定將涉嫌販賣髒物生絲的艾倫，攆出“玫瑰號”。事情經過的報告，由沃爾夫和林泰勒到儀和洋行上海分行作啟航前的請示時，交到大班威廉凱塞克的手裡。大班，是珠江三角洲一帶傳來的對洋人大老闆的習慣稱呼。威廉，是儀和洋行創辦人之一的姐夫家的後人。

這家總部設在香港，英資遠東規模最大的貿易洋行，有兩個主要的創辦人：嘉典和麥成。

出道較早的嘉典，1784年生於蘇格蘭東南部低原地區，19歲時從愛丁堡大學醫科畢業，成為航行於英國印度和中國之間的東印度公司貨輪上的船醫。在接下來的14年裡，嘉典以高級船員可帶兩個貨箱裝載私人貨物的權利，販賣鴉片，積累本錢。然後，決定改行，全職經商。為了合法地繞過東印度公司對遠東貿易的壟斷，他謀求到丹麥駐廣州的領事職位，在廣州建立起頗有規模的買賣鴉片和茶葉的商行。年紀較輕的麥成，1796年生於蘇格蘭西北部高原地區，同樣畢業於愛丁堡大學，先在加爾格答叔父的商行里學商，然後加入在中國開了五個代理行的利沙裡貿易行。貿易行的大合夥人利沙裡去世時沒有後人，遺囑將整個貿易行傳給麥成。就在這個時候，性格外向善於實幹的麥成，遇到了性格內斂擅長規劃的嘉典，兩個求財心切意氣相投的蘇格蘭老鄉，決定兩行合併，以和諧生財為宗旨，以兩家合夥人的家屬成員為骨幹，以蘇格蘭國花薊花為行徽，取名儀和洋行。

1830年代後期，節儉的道光皇帝被鴉片帶來的財政赤字嚇倒，決心全力禁煙，同以自由貿易為立國之本的大英帝國發生了不可迴避的衝突。林則徐在廣東虎門燒毀20000箱鴉片，其中大部分都是儀和洋行等為首幾家洋行的財產。將要退休的創辦人嘉典，延遲退休，

親自回英國，遊說英國政府用武力迫使中國擁抱自由貿易，編寫了著名的“嘉典文件”。這項文件包含了對華作戰的政治要求，賠償條款，開戰細則，使儀和洋行在眾多洋行里脫穎而出，在開放的通商五口拔得頭籌。儀和洋行在上海英租界正式劃定範圍之前，首先在英國領事館註冊，以“永租”形式，在洋涇浜北外灘，拿下一片荒地，營建分行總部。

分行總部有遮陽迴廊的兩層樓房前，是一片雍容雅緻的玫瑰花園。園中用白色石板鋪成中央步道，周遭用紅磚分路，四通八達，路邊是修剪到齊膝高的冬青樹，樹後盛開的玫瑰花朵，顏色和品種之多讓人目不暇給：紅玫瑰端莊高貴，穩重典雅；粉玫瑰婉約動人，喜氣洋洋；白玫瑰皎潔天真，爛漫無暇；黃玫瑰神色沉默，愛在憂愁；紫玫瑰煙雲朦朧，深情含蓄；還有淡紫鑲著白邊，外紅圍著一片核心白，紅紫白諸色交差，襯著細枝綠葉，吐出沁人心肺的芳香。花園的縱深寬闊，左右兩百步，前後一百步，築有里面放著帆布椅的涼棚。園中央有一個小巧玲瓏的噴水池，池邊鋪著密實如地毯一般的草坪，從石雕的天使口中噴出水柱，濺在清澈的池水水面上，激起沙沙音響，給這片英式花園帶來蓬勃的生氣。

就像當時其他上海外灘西人所蓋的房子一樣，分行總部並不是純正的歐洲建築，而是為了適應南亞的熱帶氣候而形成的殖民地風格的磚木洋房。洋房的底樓供辦公會客，二樓為家眷居室。洋房後面有狗屋，馬廐，和傭僕住房。洋房的底樓正門進去，中間是一部半圓形旋轉向上的棕色柚木樓梯，樓梯的左邊是一溜辦公室，幾十個職員在裡面忙碌；樓梯右邊是會客大廳。大廳上下兩排大玻璃窗戶，玻璃外半掩著漆成磚紅色的百頁窗，玻璃內掛著鑲金邊和佩流甦的墨綠絲絨窗簾。罩著墨綠座套的有把手的圈椅，像劇場一樣圍成半圓形站在波斯地毯上，座套燙著洋行英文行號的縮寫：**J&M**。漆成乳白色的天花板上，用五瓣醬紅色做花瓣，十二個堆成四排的藍色倒三角做花芯，和左右兩道青色的圓弧做花莖，畫成一顆巨大的作為行徽的菊花。正面牆上，掛著蘇格蘭故鄉布萊爾城堡的大幅油畫，這座白色牆，黑尖頂的城堡，蘇格蘭瑪麗女王和維多利亞女王都曾到此訪問過。左邊牆前，

一排長長的玻璃櫃裡，展列著葡萄牙的刀劍盔甲，意大利的曼陀林，打開的日本扇子，和中國明代的彩瓷花瓶。右邊牆前，唯一的一架玻璃櫃裡，擺著一艘精緻的三桅輕帆船的船體模型，這艘船叫“斯利夫汽神號”，在儀和洋行眾多的貨船裡，曾經創下從加爾格答到澳門，只用了17天零17小時的航海世界記錄。

威廉大班仔細地閱讀開除艾倫的報告。大班看上去十分整潔，十分拘謹，有蓋的背心袋裡，拖出銀鍊的大懷錶滴滴答答地響著，彷彿要給他的閱讀速度打節拍。他穿著一套剪裁合體、熨得筆挺、釘著銅鈕扣的淺色西裝，腿上裹著一雙腳踝處繡滿同色花的長統薄棉襪子，皮鞋和鞋扣並不花哨惹眼，卻難掩精工細作。他的臉色微微泛紅，給他少肉的臉頰添上柔和，以高隆的鼻子為中軸，從眉心一直紅到鼻尖。眼睛是淡藍色的，像披了晨霧的海水。金黃的鬍鬚，修剪極為整齊，和耳根後的鬢角連成一氣。

“你們處理的很好，”威廉放下看完的報告，對坐在圈椅裡的沃爾夫和林泰勒說：“這種事應該當機立斷，既給船上的其他水手立規矩，也免得工部局糾纏，再次延誤出海船期。”

”是的，大班。‘玫瑰號’這次的船期已經被江海關耽誤了。”

”現在準備什麼時候離開上海？”

”鎮江商會的貨都裝上船了，明天去江海關報關，後天可以離開上海。”

”我想重新檢查一下‘玫瑰號’的航程。”

”從上海到香港950海裡，”沃爾夫打開皮革封面的記事本，念：“‘玫瑰號’每小時航行8到14海裡，4天到達香港，休息裝貨4天后離開香港。香港到加爾格答6800海裡，季風不順，船行26天到達，休息裝貨14天后離開加爾格答。從加爾格答到南非開普敦8100海裡，船行30天到達，休息7天后離開；開普敦到到倫敦6500海裡，季風不順，船行25天到達，在倫敦休息裝貨14天后返航。總共123天。平均航速每小時10海裡。”

“謝謝你，沃爾夫船長。‘玫瑰號’船況如何？”

”大班，你是知道的，‘玫瑰號’是南開普敦船廠根據美國波士頓船廠的飛剪式帆船仿造的。這艘船有三大特點。第一，乾舷小，上層建築較小，改善了船舶穩性，可以充分發揮船帆的推動作用；第二，長寬比為**6:1**，使水下形狀設計成最小阻力體；第三，船首的水線有凹凸，形成長而尖削的剪刀型曲線，在海上能劈浪前進以減少波浪的阻力。到目前為止，‘玫瑰號’是我駕駛過的最棒的船。當然，‘玫瑰號’也有缺點，就像所有的帆桅船一樣，靠風吃飯。順風的話，每小時可以航行**12到14**海裡，我們這趟航程從香港到加爾格答，從開普敦到倫敦都遇到季風不順，所以平均航速只有每小時**10**海裡。總的來講，‘玫瑰號’的航速，比法國人造的‘皮羅斯卡比號’蒸汽船還是快一點。”

”沃爾夫船長，請對蒸汽船的發展保持密切注意。如果有一天，蒸汽船的速度眼看要超過‘玫瑰號’這樣的高速帆船的話，洋行會不惜代價，立刻將所有的風力船換成蒸汽船。這個世界上，有人是生下來甘居旁人之下，但這不是儀和洋行的文化。儀和洋行從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沒有想過做老二。我們儀和洋行，要擁有最快的船，做最賺錢的生意，而且要做得最大，最久。這不是狂妄，這是理想。只要我們儀和洋行每一個同人，包括船長和幫辦你們二位，都這麼想的話，理想就會成為現實。儀和洋行已成立**29**年了，這算不了什麼。等到儀和洋行成立**100**年的時候，儀和的商船隊將開往五大洋，儀和的菊花行徽將遍佈全世界。“大班越說越強勢，但是他的語速沒有加快，語調也沒有提高，就像他的大部分同胞一樣，永遠保持含蓄低調，只有本已泛紅的瘦臉變得更紅了。他又問船長和幫辦：“為什麼這次在倫敦只停留**14**天？以往都要停留**21**天的，不是嗎？”

”大班，從英國銷往遠東主要是印度的紡織品有所減少，所以裝貨時間縮短。“林幫辦回答。

”這可不是好兆頭，儘管我們目前的生意很大，跑一趟英國印度中國，一船貨賣掉，足夠一輩子吃穿不盡。林幫辦，你知道出口遠東的紡織品銷路減少的原因嗎？”

”對這條英國印度中國的貿易線來講，理想的狀態是，首先從印度購入鴉片，運到

中國賣掉；再從中國購入生絲茶葉，回英國的途中到印度購入棉花；最後，運到英國，賣掉生絲茶葉棉花，從英國購入紡織品，再返回印度賣掉。如此循環，每一個國家都有賣有買，在每一筆買賣中我們都有賺頭。可是這種情況最近起了變化，我們開始從中國購入棉花，美國南方各州為了籌集資金跟北方軍事對抗，也削價向英國出售棉花，所以供應英國的棉花突然大量增加，擠掉一些對印度的棉花需求，造成印度的收入減少，結果就是印度購買英國紡織品的能力減少。“

”謝謝你，林幫辦，把一個複雜的貿易案子講得這麼清楚。那麼，以你看有沒有什麼解救的方法？“

”有。當供過於求的時候，解救的方法在於擴大需求，打開新的紡織品市場。“

”新的市場在什麼地方？“

”中國。”

”非常有趣，請講下去。“

”中國有這麼多的人口，如果能讓十個中國人裡有一個人穿上我們的衣料，這個新的市場足以抵消印度的需求減少。“

”當然，能讓十個中國人裡有一個人穿我們的衣料，整個英國的紡織工業都會高呼‘儀和洋行萬歲！’。問題是中國人哪裡有錢買我們的衣料？“

”鴉片這麼貴，中國人不是照樣買得起嗎？“

”中國人的錢都去買了鴉片，所以沒有餘錢買我們的衣料。“沃爾夫插上一句。

”謝謝你，船長。你幫我們找到了讓中國人買衣料的錢。“

”我聽懂你的意思了，林幫辦。你是要我們減少鴉片買賣，從而使中國人有能力買我們的衣料。這是一個非常不尋常的提議。請問林幫辦有沒有想過，鴉片比衣料貴很多，我們退出鴉片買賣，其他的洋行就會取而代之，結果中國人的錢仍然花在鴉片上，只是我們沒有分享到利潤。“

”大班，請允許我和你們分享一下最近鴉片市場的變化，或許會有幫助。”

”林幫辦，請不要有任何保留，為了洋行的將來，我樂意也應該聽你講。”

“這次，因為江海關找‘玫瑰號’的麻煩，我在上海有較多的閒暇走走看看。我發現有兩件事情值得注意。第一，中國土產的鴉片，同一年前想比，無論是數量和質量，有了不可忽視的長進。本來，鴉片被看成毒品，禁止買賣，禁止種植。後來，鴉片作為洋藥，允許公開買賣，鴉片給我們洋行帶來的驚人利潤對中國的民間和官方產生了不可阻擋的誘惑。對民間來講，種植罌粟比種植糧食，利益高過十倍，最初從接近印度的雲南開始，傳入印度的種植加工技術，在類似的自然環境和氣候條件下，生產出和印度中下等級鴉片品質相同的雲土，然後傳到四川，出現川土，傳到甘肅，出現西土，傳至貴州，出現黔土。對官方來講，哪裡有鴉片生產，哪裡就有新的稅收，和長毛的內戰，把中國政府的錢包劃了一個大口子。江海關的收入直接送往北京，化解中央政府要向各國賠款的燃眉之急，但是地方政府的內戰開銷從何下手？答案就在鴉片。於是在以本煙抵制洋菸，挽回利權的官冕堂皇的理由下，這個國家從禁止到容忍，從容忍到提倡，正在大張旗鼓地推動鴉片生產。我們洋行今天在中國鴉片市場的主宰地位相當程度是因為內戰造成交通阻斷，內地的土煙不能沿長江順流運下來競爭。不誇張地說，10年以後我們洋行將全部退出中國中下級的鴉片市場。所以，我的意思，不是放棄高利潤的鴉片生意，去做紡織品生意。而是開拓紡織品新興市場，取代既將萎縮的鴉片生意。”

“那麼你注意到的第二件是什麼事情？”

”上海地產價格的戲劇性增漲。8年前，1853年，我第一次到上海，洋行里有一個茶房間我有沒有興趣買地，當然你知道，他指的買地，是付一筆高額押金，以‘永租’的形式，向華人業主永遠租下，因為名義上整個租界都是租來的。當時的開價是70英鎊一英畝。我覺得太貴，一塊荒地，連正經通路都沒有，已經被華人業主閒置在那兒好幾代了，我買下來以後，照樣會閒置在那裡，我還要每年向業主繳租，向上海道台衙門繳稅。實在

劃不來，所以沒有買。出於好奇，從那以後，我每次到上海都會問一下那塊地皮的行情。越問越不想問，因為它的價錢一路上漲，這次回來，已經漲到8000英鎊一英畝，我的天，8年裡漲了110倍！這可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錯失良機！我認為地價還會繼續漲，可是我買不起了。我希望我們洋行不要跟我一樣錯失良機，這可是比鴉片不知要好多少倍的買賣。”

“幫辦，你的觀察和意見對洋行都很有價值。說到地產增值，相當一部分原因是人口增加引起的。1853年，你第一次到上海的時候，整個租界的人口只有1000人，其中華人為500人。一年以後，小刀會反叛，租界華人人口增加到20000人，隨著長毛的內戰移到揚子江下游，租界的人口不斷增加，目前租界人口已到達400000人。如果說，地價漲了110倍，那麼人口可是漲了400倍！我覺得人口還會繼續增加，地價也是的。幫辦，回過頭來，能不能問一下你對開拓紡織品市場有沒有具體的建議？”

“中國人貧富不均，一百個人裡有一個是富人，從江南逃難到上海租界的難民裡，富人的比例很高，只要看看上海的房地產漲勢，就知道我沒在瞎說。我們首先要瞄準這批富人，他們有閒錢，居住時間久了，對各色洋貨容易產生興趣。中國土布同英國機器紡織的棉布比，幅寬太窄，容易褪色，容易磨破，其實，機紡棉布和手工紡棉布的決鬥，勝負在80年以前的英國已經定了。所以只要這些富人成了英國紡織品的顧客，就能起到開風氣之先的作用，然後，我們將薄利多銷，全面減價，打開整個中國棉紡市場只個是時間問題。說來湊巧，居說中國手工紡織達人，一個叫黃道婆的女士，就是在上海附近傳播她的工藝的。而我們，將在同一個地點，拿下英國機紡布的灘頭陣地。”

”林幫辦，你的提議很有價值。“大班拿出懷錶，看了一眼。”麥都思領事10分鐘後要來見我。所以我們今天就談到此為止吧。我會把兩位今天為洋行提供的非常了不起的意見寫成信，明天開船前，送到船上，遞交香港總行審閱。信裡我將推薦沃爾夫船長為何時將風力船改成蒸汽船提供時間表，我將推薦林幫辦為洋行打開中國的棉紡市場提供操作細節，所以請兩位在到達香港前做點相應的功課，以備總行大班詢問。”

沃爾夫，林泰勒，跟著大班站了起來。

”一路順風，我們九個月後上海再見。“

威廉大班送走船長和幫辦後，匆匆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兼書房。這是一間很大的房間，陳設異常考究。牆上是一幅模仿意大利畫家卡拉伐季渥1597年的“弦樂手”油畫，兩邊是擺滿燙金封面書籍的成排桃花心木書架。壁爐框上擱著瓷器的天使像，銅版山水畫。書桌椅腳雕成獅腳狀，桌上文件堆得整齊齊。一個以銅桿為中軸的碩大地球儀，站在書桌後的高背靠椅旁。書桌的對面是一張皮沙發，和幾把套著白緞繡金臂套的皮圈椅，臂套上照樣燙著洋行行名的英文縮寫。沙發前的一張沉重的英式茶几，古色古香，顏色和沙發搭配合宜。

威廉大班本想進點三明治補充體力，麥都思領事卻已經到了，只好作罷，兩人一齊在沙發坐下。

大班招呼茶房用托盤送上茶來，這是一組荷蘭陶瓷茶具，銀質茶匙擦得錚亮。

”請喝茶，這是道地的錫蘭紅茶。“

”要打仗了，“領事越過一切客套，直擊主題。

”是嗎？“大班不動聲色地說：”我們商人歡迎戰爭的謠言，因為謠言會引起恐慌，恐慌會引起我們手裡的貨物漲價，只要謠言最後沒有成真。“

”不是謠言，是真的要打仗了。昨天下午，賀伯海軍上將從江寧率‘切斯比灣號’回到上海，連夜告訴我，我們同洪秀全的談判破裂，洪秀全拒絕同我們用‘軍事中立’作保證，交換長毛軍隊不靠近各通商口岸100華里以內的地面。上將向洪秀全和他同僚痛陳讓大家都信上帝的通商口岸在中國內戰中保持中立的益處，但是洪秀全用荒謬的理由拒絕了我們。“

”什麼理由？“

”洪說他是上帝的第二個兒子，上帝派他到人間來管理萬方各國，所以他是萬王之

王。我們大英帝國要和他修好，必須臣服於他，而且還不是直接在他下面，而是隸屬於他手下的西王，因為西王是他派遣去統領西方各國的千王之王。他比北京紫金城裡的旗人皇帝還厲害，旗人皇帝計較的只是我們面見他時該跪一只腳，還是兩只腳。”

”不是聽說你父親的朋友，那個在清浦教案中一起挨打的唯格林醫生，同洪秀全的改革派堂弟洪仁玕私交很好，難道不能通過他說點好話嗎？”

”很遺憾，洪仁玕已經失寵，在上帝第二個兒子面前已經說不上話了。”

“真不明白中國人當了皇帝都會變得這麼不可理喻？”

“大班先生，如果你能找出為什麼印度人種鴉片而不抽鴉片，中國人不種鴉片卻抽鴉片，然後再去學種鴉片，原因何在的話，你就會知道為什麼中國皇帝都是一個德性的原因了。當然，我們現在沒有時間討論這個問題。今天我來佔有大班的時間，是鑑於目前形勢，我作為英國領事，需要就租界的防務，召開全體租界西人租地人會議特別大會，我想先和大班探討一下議題。”

”這件事應該由工部局牽頭，不是嗎？”

”不，工部局是行政機構，工部局聽命於工部局董事會，而董事會是全體租界西人租地人會議選出，對於戰爭之類的大事，董事會必須得到全體租界西人租地人會議的授權，就像在倫敦，必須先經過國會辯論，首相才能決定開戰與否。”

”明白了。作為租地人會議的成員，我在提出任何議題前，首先想知道上海租界的防衛，可以依靠哪些力量？”

”黃浦江上的英國法國海軍，租界志願組成的西人商團，和華爾將軍的‘常勝軍’。”

”什麼，你說華爾這個美國流氓，重新出山了？”

”賀伯上將一直把華爾拘押在‘切斯比灣號’上，以免華爾在外生事，談判期間招惹長毛。但是，昨天晚上，上將覺得和長毛開戰已經不可避免，所以把華爾放了。現在這個時候，華爾多半已經回到他的松江司令部。”

“難道找不到更好的指揮官來指揮‘常勝軍’？”

“我和賀伯上將一直在找，目前還沒有找到。”

”我不懂軍事，作為租界的租地人，我只想知道這些部隊夠用嗎？”

”大班先生，通過你的問題，你已經表達了一個很好的議題：西人租地人會議要求知道，上述軍事單位能提供多少人，槍，炮？能否應對保衛上海的挑戰？”

”對，是這個意思。”

”我會邀請軍事領袖們出席特別大會，回答這個問題。順便提一下，除了英國海軍，上述其他軍事單位的軍用開銷都是租界提供的，在這個方面，你有什麼提議？”

”華爾的‘常勝軍’不是由姓楊的中國商人一手資助的嗎？”

”問題就出在這裡。‘常勝軍’的司令官是美國人，資助者是中國私人，軍火提供者是賀伯上將，參加者是各國開小差的，犯軍紀的，無家可歸的。從上到下是一個大雜燴，人事指揮權都在華爾一個人手中，他愛幹什麼就乾什麼，一邊接受賀伯上將的軍火，一邊拉攏上將的部下脫離海軍去加入‘常勝軍’。今天他幫我們打長毛，明天他幫長毛打我們也說不定。幾十萬上海華洋居民的身家性命放在這樣的狂徒手裡，太危險了。我們或許可以從資助軍餉下手，改變這支部隊不聽我們話的局面。”

“領事先生該不是來募捐軍費的吧？”大班警覺地問。他把眼光故意從領事身上移開，轉向牆上。牆上油畫裡的女弦樂手彷彿在傾聽大班和領事的交談，忘了演奏。

”大班先生，你誤會了。軍費這麼大的開銷，要儀和單獨來捐助，太過分了，儘管我和租界工部局至今很領情貴洋行為了修建公用碼頭，前年捐了3000兩銀子。我的希望是通過這次租地人特別大會，在迫在眉睫的戰爭來臨前，建立一套制度化的籌備軍費的方法。我們做事不能像中國人，民間和官方各做各的，民間內部也是各做各的，官方內部也是各做各的。”

”開征戰爭稅？這樣的議題恐怕難以在大會上順利通過。”

”有回報的資助軍費，如何？“領事湊近大班問。

大班淡藍色的眼珠望著領事的略帶迷茫的眼神，他看不清領事的真實意圖。

”領事大人，我是商人，花每一塊錢，都要算一下出息如何，風險如何，對嗎？

無論是捐，借，送，我想預先知道回報是什麼？“

”租界裡什麼最值錢？“

”土地。“

”那麼工部局以土地為抵押，向各大洋行發行戰爭公債，如果到時候，工部局無力償還公債，購買公債的洋行可以取得土地作為賠償，如何？“

”軍費龐大，工部局哪來足夠的土地作抵押？“

”上海道台吳熙大人，比我們更著急上海的防務，已經向各國領事提出‘借師助剿’。我馬上就要開始協調各國與大清在軍事防務上的動作，如果我確定各大洋行支持發行以土地作抵押的戰爭公債，我將向道台大人提出，為了防務需要，必須在整個租界的西邊建築軍事工程，包括圍牆，兵營，軍用倉庫，和運輸軍隊的寬闊馬路。但是，租界目前已經太擠，道台大人必須在租界的西邊界外劃給我們足夠的土地，作以上的軍事用途。這些土地將屬於租界的公用土地，戰爭結束時，自然可以用來償還公債。而公債發行順利的話，我們就有錢，可以把‘常勝軍’拉過來，控制在我們手裡，這對保障整個上海的防務，加了保險。”

“這個方法太棒了。領事先生，這個方法使我想起了我們洋行的經營策略：從印度運來鴉片，到中國賣掉，再從中國買進絲茶，到英國賣掉。我支持你的想法，我將在特別大會上提出這種以土地作抵押的戰爭公債，而且，另有一塊地皮，如果也能讓道台大人劃給租界，那就更棒了。”

”哪一塊地皮？“

”就是前年儀和捐助建造的公用碼頭旁邊的灘地。這片灘地，本來並不存在，因為

建造了碼頭，船隻的裝卸貨作業減緩了水流，使水流內的泥沙沉積，漸漸形成灘地。沿著外灘共有12個公私碼頭，周遭都有類似灘地。目前這些灘地的歸屬不明，如果領事大人這次能把灘地的歸屬權一齊拿過來，拿下以後，這些灘地還會繼續漲灘一陣子，對我們這些有興趣進一步開發外灘的外灘居民來說，實在太吸引人了。”

“當然，我可以和道台大人談判，加入碼頭周遭的灘地。不過，我想提醒一下大班先生，長毛在租界的西邊，灘地在租界的東邊，所以談判租界東邊的擴界，可能不像談判租界西邊的擴界，那麼容易。”

”要是戰爭公債的土地抵押裡沒有外灘的碼頭灘地，我就要再加一條，無論最後是以土地還是金錢贖還公債，公債每年要付10%現金利息。”

”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希望這次大會，法國領事，美國領事都能參加，因為還有一件事情，我想在全體租界西人裡取得共識。”

“什麼事情？”

”蘇州河以北美租界虹口的治安問題。如果說，長毛是租界的外患，虹口的治安就是內憂。”

“領事先生，‘玫瑰號’上販賣虹口髒物的水手已經開除了，在這方面，儀和洋行還能幫什麼忙嗎？”大班口氣自衛地回應。

“謝謝貴行配合，”領事覺得有點熱，掏出白色的綢手帕擦擦沁汗的鷹鉤鼻。“我希望在特別大會上取得更加積極的行動。目前英租界的反應太被動，被偷被搶，只要罪犯逃到威利斯橋北岸，工部局巡捕房就束手無策。問題的根源在於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和我們的太不一樣，最近剛任命的新任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一個非常著名的廢奴主義者，人還沒到北京就任，就一口一聲的說要以‘公正的外交’取代‘武力外交’，在‘條約通商口岸既不要求，也不佔領租界’。在這樣的公使底下，你能指望上海的美國領事西華德會硬起手來，好好整治虹口的美租界嗎？”

”恐怕巡捕拿著警棍去抓華人小偷就有武力外交的嫌疑了。“大班插了一句。

”一點沒錯。所以，我們不能指望美國人會有自上而下的措施，改善虹口的形勢。我們的指望是尋找自下而上的草根願望，形成壓力，那麼美國官方才會有反應，不要忘記，美國租界的形成就是自下而上的既成事實，既然他們有這樣的傳統，我們就該好好利用這個傳統。在英租界裡，有不少美國僑民，他們中繳地租房捐的，都是西人租地人會議成員，我希望他們在這次特別大會上能提出改善虹口治安的議題。請問，大班先生，有沒有聽到美國朋友在虹口治安方面的意見？“

”有，比如美商旗昌洋行和瓊記洋行，最近跟我們來往很多。領事先生需要我幫忙溝通美國僑民的話，我願意效勞。“

”你知道他們的意見嗎？“

”一種意見是恢復從前華界的更夫制度，讓華人更夫回到虹口巡邏。“

”有趣，讓華人管華人，自然就沒有武力外交的嫌疑了。還有沒有別的意見？“

”還有一種意見是他們覺得英租界的巡捕應該擴大巡邏範圍到虹口。“

”真是精明，擔子讓英租界挑，美租界坐享其成。大班先生，你自己的意見呢？“

”英租界全面接管美租界，一勞永逸。當然，我不會在特別大會上提出這樣的議題。據我所知，美國朋友裡，主要的意見就是以上兩種。領事先生，你覺得這兩種意見行得通嗎？“

”第一種意見，恢復更夫制度，對華人罪犯是有效的，但是對非華人罪犯就無力了，因為根據條約，華人司法機構在租界對非華人沒有司法權。讓華人更夫對非華人執法，會引起外交糾紛。第二種意見，讓英租界的巡捕到美租界去巡邏，目前英租界巡捕房資源有限，對付英租界的膨脹人口，已經促襟見肘，更不要說擴大巡邏範圍，再要雇更多的巡捕，經費誰出？“

”聽起來，這真是一件蠻困難的事情。“

”不，能夠把事情作為議題，擺到桌面上來，困難就已經減少一半。大班先生，我要謝謝你，今天對即將召開的特別大會上幾項最大的議題提供的意見。如果大班先生聽到美國朋友還有什麼對改善虹口治安的新建議，請及時告訴我。如果來不及的話，至少請他們在特別大會上提出來。民意是最重要的。謝謝大班的紅茶款待。“

對大班的會議很滿意的麥都思領事站起來，正要向主人告辭，卻聽到窗外由遠而近傳來一陣馬車聲。透過半掩的百葉窗，可以看到一輛由兩匹健壯的英國馬拉的低輪馬車駛入玫瑰花園。

”我外甥女艾瑪·嘉典回來了。“大班站起來，順著領事的目光介紹。

”原來是艾瑪小姐，她可是上海的名媛，我太太常說起她。“

”謝謝你的美言。“

”能否問一下艾瑪小姐貴庚？“

”領事想做媒？“

”允許嗎？“

”當然，當然。不過，競爭可是空前激烈。“威廉大班拋下一貫的低調含蓄，得意難掩地說：“從洋行到軍艦，從外交使團到工部局，從江海關到傳教士，每一個在上海的西人單身漢都在追我外甥女。“

“你覺得她中意誰？”

”喬治高易，江海關那個討厭的傢伙。“